

80年,济南治理黄河的血色与荣光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济南黄河修防处

2026年,党领导的人民治黄事业走过八十载光辉历程。从1946年冀鲁豫、渤海解放区吹响治黄号角,到1949年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济南召开,这座城市在人民治黄进程中拥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见证了无数先驱以生命赴使命、用热血护安澜的峥嵘岁月。回望人民治黄初期,济南黄河岸边的这些红色往事,镌刻着治黄人对党忠诚、为民治水的初心,成为黄河文化中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战火中的坚守:小燕庄惨案的血色记忆

人民治黄起步于解放战争的烽火之中,治黄干部一手拿枪、一手拿锹,在敌特袭扰、物资匮乏的险境里抢修守护黄河堤防,“小燕庄惨案”正是这段悲壮历史的鲜活注脚。

1946年济南仍被国民党占据,周边平阴、长清、东阿等县已解放,归属冀鲁豫第一专区,沿黄一

带特务、还乡团活动猖獗,疯狂残害治黄人员与革命干部。当时长清县民主政府成立黄河修防段,由八区区长张元昌兼任段长,带领杜鹤泉、张兴等6名治黄工作人员,发动群众抢修堤坝、疏通河道,始终坚守治黄一线。

6月14日,10余名来自济南的国民党特务潜入小燕庄村策划暗

杀,张元昌等6人在村内开展工作时突遭包围,特务持菜刀、镰刀行凶,6名治黄干部全部牺牲,将生命永远留在了黄河岸边。这起惨案震惊沿黄大地,《冀鲁豫日报》随后刊发报道,痛斥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罪行,这些倒下的身影,成了人民治黄史上无法磨灭的红色印记。

从分散到统一:济南开启全河治黄新纪元

1948年9月济南解放,随着郑州、开封相继解放,打破地域限制建立全流域统一治黄机构的条件彻底成熟。此前各解放区的治黄机构虽全力护河,却受分治格局限制难以形成治水合力。1949年6月16日至20日,华北、中原、华东三大解放区的代表齐聚济南,召开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大会,彻底终结了黄河长期分治的历史。

大会推选王化云为主任,江衍坤、赵明甫为副主任,9位来自各解放区的核心治黄负责人担任首届委员,明确了统一治黄机构、统一治黄方针、开展技术互助三大核心任务。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郭子化在致辞中称这是全山东人民的光荣,华北人民政府水利委员会主任邢肇棠也寄语新机构必将完成治黄使命、守护大河安澜。

会后黄委会迁往开封办公,统筹全流域的防汛、规划与工程建设,成为人民治黄的核心中枢。

以济南为起点,全国性的统一治黄体系快速铺开,沿黄各省先后设立河务局,市县配齐河务部门,大批技术人员与民工投身治黄一线,济南也因此成为人民治黄从“分散突围”转向“集中攻坚”的关键转折点,为后续黄河的综合治理开发筑牢了组织根基。

同期,知名水利专家周保祺放弃优渥条件投身人民治黄,最终殉职于济南,以生命践行了“解放区好,为人民治水”的誓言。他1920年毕业于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深耕水利数十年,抗战胜利后拒绝国民党拉拢,辗转投身解放区治水事业,1947年调任山东省黄河河务局工程科科长,成为山东黄河的技术核心。

年过半百的他常年拄着手杖巡护千里大堤,春修、防汛、勘查、验收的现场总能见到他的身影,长期驻守泇口险工观测河势、核验工程质量,足迹遍布山东黄河全线,是业内公认的技术权威。1949年6月他作为华东区代表参加黄委会成立大会并当选委员,会后第三天便因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在济南病逝,年仅56岁。山东省黄河河务局为他在泇口岸边举办了隆重公祭,山东省人民政府随后批准他为革命烈士,将他安葬在济南黄河修防处院内,让他永远守护着自己倾注毕生心血的大河。

人民治黄八十载,济南红色永流传,这些黄河岸边的初心故事,始终激励着一代代治黄人接续守护大河安澜。

张庆民

朱自清乐游青岛海滨

“青岛之所以好,在海和山上的山。青岛的好在夏天,在夏天的海滨生活……”著名散文家朱自清在《南行杂记》(发表于1930年9月22日《骆驼草》第二十期)中,以充满感性的笔调,通过旅游者的视角和诗人的敏锐,盛赞青岛“山海交响”的独特魅力,抒写了自己对夏日青岛及其山海景观的情有独钟。据姜建、吴为公撰写的《朱自清年谱》记载,朱自清在1930年7月和8月、1937年9月,曾先后三次踏足山海相拥的青岛。

1930年7月10日,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代主任的朱自清,乘津沪航班“天津丸”号回扬州度暑假。船经过青岛,虽然仅停靠5个小时,但朱自清还是欣然上岸,探望友人。他们在海滨一处名为“青岛咖啡”的餐厅小聚。朱自清快慰地写道:“和海水隔不几步,让你坐着有一种喜悦……在这里坐着谈话,时时听见海波打在沙滩上的声音……”从“青岛咖啡”屋出来,阳光炙热,朱自清很想洗个海水澡,便问C君:“会泉(指汇泉海浴处)怎样?”这是朱自清第一次来到青岛。

8月上旬,朱自清度完暑假,乘“天津丸”号返回北平时,再度途经青岛,他又下船与好友杨振声、王统照等小聚。正是这回,朱自清前往汇泉海滨浴场,实现了首次下海游泳、洗海水浴的愿望。他与S君一同跃入海中,“S君会游泳走得远些,我只在浅处练几下。海水最宜于初学游泳的人,容易浮起多了。更有一桩大大的妙处,便是浪。浪是力量,我站着踉跄了好

几回;有一回正浮起,它给我个不知道冲过来了,我竟吃了惊,茫然失措了片刻,才站起来。这固然可笑,但是事后真得劲儿!”他们在海水里游了约半小时,随后“仰卧在沙滩上……沙软而细,躺着确实不错……”青岛的海滨风光,给朱自清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这天,朱自清与C君还乘坐汽车,穿梭于青岛的山路和林间小道,“这些林子延绵得好,幽曲得很,低得好,密得好;更好是马路随山高下,俯仰不时,与我们常走的‘平如砥,直如矢’的道路迥乎不同”。结果,汽车在绵延起伏、蜿蜒曲折的长林中,“左弯右转地绕了三四十分钟,车夫说还只在‘第一公园’里”,这又让朱自清充分感受到了“初到青岛最新鲜的印象”。当晚,朱自清下榻在王统照位于今观海二路49号的寓所,他以“茶”为韵,写了一首《叠茶字韵赠今甫》诗:“漫郎四海漫为家,看尽春风百种花。已了向平儿女愿,襟怀淡似雨前茶。”杨振声以原韵和诗:“到处为家不是家,陌头开遍刺桐花。天涯无奈乡思渴,细雨疏帘酒当茶。”

1937年夏秋,朱自清随清华大学南撤,9月25日从塘沽乘船赴青岛,28日住宿在新亚大饭店。这是他第三次来到青岛。

朱自清几次途经青岛,尽管时间都很短暂,然而,从细软的沙滩到葱茏的山峦,青岛的浩瀚大海、曲折长林,尤其是“青岛咖啡”屋、汇泉海滨浴场,都成为他念念不忘的美好记忆……

周惠斌